



反三国志

演义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宁 玉

封面设计：世 良

责任印制：金 文

反三国志演义

周大荒 著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8472814）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5 印张 347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7—81001—911—2/I·104

定价：13.80 元

目 录

楔 子	雨夜谈心伤今吊古	晴窗走笔遣将调兵………… (1)
第 一 回	省诈书水镜留元直	迎徐母孔明遣赵云 …… (12)
第 二 回	战江夏孙氏雪前仇	让荆州刘牧惩后患 …… (26)
第 三 回	借刀杀人周郎设计	因虚作实曹相兴兵 …… (39)
第 四 回	泄旧忿张绣投孙权	挫先声甘宁射乐进 …… (46)
第 五 回	小周瑜水陆破曹兵	矮张松东西贩蜀土 …… (52)
第 六 回	巡江上赵子龙得图	取汉中夏侯渊耀武 …… (62)
第 七 回	数抗命矫诏召马腾	联新婚开阁迎吕范 …… (73)
第 八 回	战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关马孟起报仇 …… (84)
第 九 回	曹孟德计阻临潼县	诸葛亮兵伐白水关 …… (92)
第 十 回	马孟起闯道入四川	管幼安捐躯蹈东海…… (104)
第 十 一 回	伏皇后策授传国玺	乔国老痛哭小东床…… (115)
第 十 二 回	赋归宁孙夫人不归	下密诏汉献帝不密…… (123)
第 十 三 回	铜雀台大宴论当涂	金凤桥爱子陈天命…… (129)
第 十 四 回	孙夫人雨泣葬江流	刘皇叔雪涕祭武担…… (135)
第 十 五 回	吴蜀仇讎阿瞒称帝	汉魏禅让子建出亡…… (141)
第 十 六 回	大复仇刘玄德兴师	小得胜夏侯渊败绩…… (145)
第 十 七 回	魏文长偷度子午谷	马孟起再入长安城…… (153)
第 十 八 回	侈亲征魏武帝逞兵	雪积憾马孟起奋武…… (160)
第 十 九 回	征旧部马岱旋武威	袭故智魏延渡壶口…… (168)
第 二 十 回	急援兵贾诩明联吴	扮舟商吕蒙暗袭蜀…… (175)
第 二 十 一 回	赵子龙截江败吕蒙	庞士元巡城识向宠…… (179)

第二十二回	张翼德血战夺方城	关云长兵威震河北……	(184)
第二十三回	议迁都曹操还许下	领新军马岱出关中……	(191)
第二十四回	孙仲谋两路攻荆州	赵子龙一军夺江夏……	(198)
第二十五回	刘玄德正位汉中王	诸葛亮誓师长安道……	(206)
第二十六回	老黄忠奋威败徐晃	勇姜维设计赚曹真……	(213)
第二十七回	诸葛瞻越险夺龙门	司马昭藏兵匿少室……	(220)
第二十八回	张文远反攻围方城	庞士元智救袭郾鄠……	(228)
第二十九回	刘玄德驻跸荆州城	徐文响失机沔阳县……	(236)
第三十回	仙桃镇徐赵大鏖兵	皂角市关张双纵火……	(242)
第三十一回	斗三将许褚丧浍池	陷重围徐晃弃函谷……	(249)
第三十二回	偃师县曹彰战马超	黑石关黄忠败张郃……	(257)
第三十三回	徐虎张射杀满伯宁	藉雉媒招降诸葛诞……	(266)
第三十四回	曹孟德许昌大会议	孙仲谋鄱阳小阅兵……	(274)
第三十五回	犯桂阳虞翻夜撤师	收零陵蒋琬宵临敌……	(282)
第三十六回	大凉山孟获慑疑兵	三连海吕凯擒蛮帅……	(289)
第三十七回	赵子龙麾兵九里关	马孟起烧粮孟津驿……	(297)
第三十八回	炸新安诸葛试地雷	拒洛水司马掘天堑……	(304)
第三十九回	洛阳城汉魏大交锋	孟津县许典双败阵……	(311)
第四十回	游洛水诸葛亮赋诗	收合肥孙仲谋传檄……	(318)
第四十一回	徐文响尽节死新蔡	曹孟德临命涸漳河……	(326)
第四十二回	刘玄德略地驻南阳	赵子龙决水灌临颖……	(336)
第四十三回	败李典赵云入许都	灸华歆马超掘疑冢……	(343)
第四十四回	张文远凭城殉叶县	司马懿拔队退延津……	(351)
第四十五回	出上党马超袭安阳	渡荥泽张飞战原武……	(358)
第四十六回	邢台县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长捉程昱……	(366)
第四十七回	公孙渊献俘幽州城	司马懿坐困延津县……	(376)

第四十八回	刘阿斗遇刺江陵驿	吕子明分袭封邱城……	(384)
第四十九回	濮阳城三国大交兵	章邱邑二将深入敌……	(391)
第五十回	吕子明战死濮阳城	司马懿退屯东阿县……	(400)
第五十一回	救东阿曹仁双中伏	破馆陶于禁再被擒……	(406)
第五十二回	定山东诸葛亮归天	失江北孙仲谋殒命……	(411)
第五十三回	黄公覆殉节九江口	张翼德驱兵采石矶……	(419)
第五十四回	白门鼓角将帅成功	黄海风涛君臣共命……	(425)
第五十五回	赵子龙按甲定闽瓯	蒋公琰督兵收交广……	(433)
第五十六回	楼桑村树萎殒真王	柳城塞秋高来敌骑……	(439)
第五十七回	刘王孙正位继中兴	庞丞相序官复旧制……	(446)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赏	画军区四督镇雄边……	(453)
第五十九回	马孟起衣锦返西凉	曹子建悲歌行绝塞……	(457)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铁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怅……	(464)

反三国志演义

楔 子

雨夜谈心伤今吊古 晴窗走笔遣将调兵

话说世有恒言，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此古往今来之定例，不如此难称惊天动地之人材。垂及今日，昌言打倒，不知打倒之辈，即为有心开创，造成时势之流。及其成功，新人物即新英雄，颠来倒去，身入其中，未尝自觉。旁观冷眼，掷笔而叹，谓打倒者特名词耳！特名词易位耳！万古格言，长悬天半，一时人杰，去比恒沙；不但成例不见打倒，即英雄亦何能打倒也！中国一辈文人，最为利害，知英雄万难打倒，而又无力挽回时势，自逞英雄。瞻恋徘徊，焦思极虑，遂生一策：以无英雄即无时势，无时势将无世界，世界不灭，英雄永生，如欲打倒英雄，非脱身时势，远离世界不可；于是幽栖岩谷，不问治乱，唾弃世界，不值一钱，使英雄闻风大骇，相顾失色，自丧所据，趣味毫无，惶惶然将无所之，必弃其鞭捶天下之具，折节来投，以求不获一夫之教；而后安车蒲轮，尽我受用，呜咽叱咤，听我指挥，坐致英雄，窃其成败，俾四海风云，收来眼底，万里河山，归于掌握，他那笑傲到了极点，也就不再见他笑傲了。

若是者，前半称为高人，后半奉为国父。高人者，高人一筹；国父者，全国之父。高人一筹，则英雄尽皆打倒；全国之父，则英雄为我子孙。真是出处脚步，都已算稳，天下便宜，被他占尽，你看利害

不利害呢！故打倒英雄，只此一法，有无本领收拾天下，却须再作计较。如对尧舜，更难说至德要道，便装成洗耳，假认真作了巢由；遇汤武可以主张革命征诛，即丢下耕钓，忙里快作了伊吕。尧舜号称圣贤。自是特等第一英雄，只被他一言不发，洗洗耳朵，且已进退失措，赫得走开不迭。汤武欲家天下，次了一等，便不怕不跑穿莘野渭滨的岩壑，造出非熊非黑的梦话，御驾前来，裂土分赃，亲行推毂。秦汉而后，更说不到了，商山四皓，略一露面，竟将汉高吕后二位男女英雄，制伏到不敢动弹，悄悄相告，羽翼已成，可谓胆都吓破。到了三国，人材鼎盛，英雄自命者太多，头一个便是曹操，第二个又有刘备；江东孙策，獬儿年小，算得真正英雄，可惜逐鹿丹徒，横飞一矢，竟尔早死！孙权坐承其后，也要支撑勉强，接充英雄。其余荆州刘表，益州刘焉，徐州吕布，冀州袁绍，寿春袁术，辽东公孙度，幽州公孙瓒，西凉马腾，南阳张绣等，不充英雄，便充好汉的人物，更仆难数。

英雄有这许多，人民不得太平，逃命都来不及，还有人可以躬耕南亩，隆中高卧，口说不求闻达，却声声自比管乐，这位世所艳称的诸葛亮先生，谁还能信他不是深思打倒英雄，想做国父的利害文人之流亚么？但是三顾茅庐，踌躇满志，一个天下惟使君的英雄，为他征服了，自己也就易位，不免要做英雄了！刘备枭雄，英雄只算半个，白帝托孤之语说来何等可怜，心中实在害怕，如鱼乞水，怕了半生，临死哀鸣，以情窥意！不知打倒英雄的文人行事，是不争空名，只求实际，这与曹操不肯踞于炉火，同一见解，高人一着，即在于此！什么六出祁山，什么鞠躬尽瘁，无非做足英雄之实；什么奉帝遗意，报之陛下，什么兴复汉室，还与旧都，无非深讳无谓之名，志不在此，其何能取，区区刘备，惟知善哭而已。

自古以来，真的姑算巢由，假的先算伊吕，并英雄名色，亦不来

争，方使天下英雄，放心入彀，到了诸葛，时势推移，江河日下，曹刘为煮酒英雄，不过如此，自觉材力不济，乃比管乐，标明货色，高挂市招，已是低了数等。而衣钵相承，葫芦不难依样，纶巾羽扇，居于师父，愿早足矣。后人不察，捧住出师表章，尚加细读，不但不知诸葛之心，恐连刘备都会哭得笑了转来。

·说来说去，无非想做英雄，想造时势。不知时势既有否泰，英雄也分等第，本领遂生高下，再造时势，便又不同。不问假用何种名色，都可来做英雄，真是英雄，更毋须何种名色相假也。可叹诸葛，效法高人，做了国父，名色俱全，有荆益山川之险阻，而不能尽地利；有关张熊虎之上将，而不能尽人和；剩下天意佳兵，三分已定等一派诿咎于天的话头，聊供后人的掩饰虽不必以成败论人，要知英雄成败，全属有因，天心天数，论古之士不屑道也。诸葛自知甚明，隆中一对，已将曹吴称为不敌，只欺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暗弱不能守之徒，始敢称兵。而曰：“以资将军欲定三分之局，片言怕硬，已见吹牛！一味阿谀，工于拍马！这算何等人材？尚何兴复汉室之有！曹吴不能自亡，天下始终不变，其无力统一金瓯，盖于言外见之。管乐仅保燕齐，原非统一中兴人物，以列英雄，实居劣等，孔门五尺之童，且羞称之，竟以自况，是只有偏安之材，并无一统之志！而乃追踪伊吕，力盗虚声，未免太苦！”复曰：“王业不偏安。”又曰：“原托以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罪，岂非不量其力乎？”

如此说来，诸葛之为诸葛，许以人材，仅亦方驾曹刘，为生于三国之一辈平常英雄耳！曹操既死，司马懿复作，周瑜方亡，吕蒙又起，陆逊继之。天下有变，曹吴终不可争锋，白衣渡江，猱亭挠败，外丧关羽，内思法正，以致先主云殂，运移典午，秋风五丈，除一死外，更无他途使诸葛能统一中原，复兴汉室，则大英雄生，时势必为一变不亡汉室，将无晋代，即无八王之乱，而匈奴羌氏，无隙可乘，

或更无五胡之乱，何至中原涂炭，民不聊生！诸葛做尽张致，不得为大造时势之英雄，实可痛惜！而当时尊之为师父，后世拜之如神明，三国演义一书，今又脍炙人口，几于妇孺能知，抑又何故？

曾忆光绪癸卯，湖南乡试，头场五论，第一试题，即为三国人材优劣论。场中士子，做出不少篇数议论风生文字，却亦尽将孔明先生，奉坐头把交椅，说来好似旷古无俦。仔细一思，此非童年先入，定即习诵陈言。更有从来恶例，恐碍前程，恭敬先贤，不敢得罪；虽不无独具双眼的奇材，论古有识的举子，也不敢抱打不平，公然推倒；只隐约咏叹，龚定庵诗句，但愿天公齐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之微义，略惜吴魏材多，西蜀材少，诸葛虽能，一人而已，其何能敌的一类话头，来替古人遮羞，真是一个个牢骚满腹，冤屈塞喉，终不敢伸，亦不肯伸。世无知音，更不必多言多败，空遭指摘，又不可伸。国人不重真知灼见专主附和盲从，大抵如此，直弄到人材寥落，一无眼光，宁不可叹！然亦太半尽为三国演义所误，演义又误于正史，一误再误，便人人来正统尊王，自非将诸葛孔明抬上云天不可了。这却由后人自误并非孔明能欺当世，以欺后人。孔明尚无偌大材具，读书得间，全在自己，尽信书不如无书，就可知三国志，三国演义，这类彼此相误的书，是靠不住的了。古人勘明就里，识破机关，不以大人物许孔明的，只有诗人杜甫，他有二句，赞叹得好，其诗曰：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诗内英雄二字，不仅指后来英雄，暗亦点明诸葛，不过三国时英雄一流人物，究算何等英雄，并不言明，可谓言中有骨。杜子之后千余年，仅以平常英雄许孔明者，则有曹子问雪；曹子之前，善读三国不重孔明者，早有周子大荒。同时更有张子陶公，左子抱初，戴子叔平，都是四海论交，意气纵横的脚色。因陶公之介，曹周二子，获以千里神倾，结成好友，聚首都门，时民国十三年夏也。雨夕风

晨，纵谈三国，在家意见相同，一位诸葛先生，便成体无完肤，无人钦仰！念其五月平蛮，扫除外患，不为无功，曹子因许以由今思古，总算英雄。周子道：“大英雄造大时势，小英雄造小时势，算便算他英雄，惟诸葛所造，仅定三分，尚属乘人弱昧，剪伐同宗，并非出已全力，造成鼎足；既侥幸成功三分之局，勉强算他英雄，也只能算统一全材三分之一的人物，是一个三分之一的英雄罢了！这方论人不苟，铢两皆平，随便恭维，却叫古人轩渠地下，是不可的。”众皆拊掌称是。周子又道：“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大抵出于成年，谐俗已惯，有此腐习，亦不尽为演义所误！青年子弟，头脑聪明者，怀疑正多，如弟即童而察焉者也。弟为湘人，所云癸卯乡闾，弟时年才十四，正随叔父，家塾攻书。叔父涣舟先生，负有奇材，山林归老，课读子弟，优游自娱，每晚馀闲，群儿辄翫老人讲说三国演义，陆续不辍。兄弟十二人，姊妹七人围来听讲，无不色舞眉飞，大家高兴。听至诸葛派遣关公攻打襄阳，后方不置援兵，登时全堂鼎沸。一妹年方十二，生性伉爽，恨恨言道：“孔明有意倾陷关云长，从此我再不恭维他了！”群儿和之。却有老人忠厚，安慰群儿，因历来皆誉孔明，至是仍不忍糟塌，详说西川粗定，汉中新得，恐是无人可以援应，亦望云长出兵马到功成，岂料全军覆没如此迅速，这是天意如斯，三分早定，区区人力，何可挽回！冥冥之中，便不由不错了。大家终不深信，罗罗咄咄，闹至夜午，方摇头丧气，唉叹而散。不意次晚续讲，书一翻开，孔明的大小绣像，不知早被何儿将他撕掉。老人忽见群儿如此胡闹，生恐神经过敏，竟酿焚书坑儒之祸，于是掩书不说，专举日后八阵图，地雷火炮，木牛流马，一类故事，枝叶横添，天花乱坠的，大讲起来。以为儿童最爱热闹，不去扫兴，可以解纷；岂知群先入是主，愈不佩服，更说孔明无大将之材，单知使用玩物临阵，众口一词，老人无术，惟付诸一笑而已。还有一弟，年才八九岁，于三

国人物，只喜马超，说他才可算得英雄，听到马超兵败冀城，致愤满废食。群儿指呼书呆以笑之。及后马超身死，每晚自去睡觉，更不再来听讲三国。可见儿童天真心理，大异成人，而小说感化儿童，力量亦属不小，却不必为书所误，看来均自误也。”

张子道：“云长之祸，起于荆州，荆州之争，孙刘皆妄！以丧赤壁之功，而使曹操坐大，汉卒以亡，岂但诸葛不是奇材，孙刘亦不够人物也。”故三国之中，真无十分英雄者，宋儒龙州李氏，于此贬之，那段文章，曾记其略道：

赤壁战胜，孙刘并力荆州，不肯越雷池一步，北向中原。今日借荆州，明日索荆州，今日夺荆州，明日分荆州，六七年间，以荆州之故，内自相攻，而中原国贼，乃置之度外；致使曹操坐大，挟天子而令诸侯，得宴然以移汉祚，孙权不足责，纵敌自私之罪，刘备亦不能辞！

张子复道：“推原其故，尽误于隆中一对，当刘备走依刘表，地亦荆州，乃知劝表乘操北征，引兵袭许。自得诸葛，深信不可与操争锋之言，复乐三分霸业之利，身有荆州，志反馁矣。诸葛明知大势，终不此谋，其不轻出一言，令向中原者，欲坚一许偏安之约，而信三分天下之策，眩材立智之人，罔不如此。此外皆非所愿陈，非所愿闻；要结主心，政期宁氏，至忘大计，非不知谋也。”故曰：自误误人，莫过于隆中一对，所以襄阳之援，猇亭之败，诸葛置身事外，自匿不遑，袖手不迭，大抵师心自用耳！千古之下，至不可逃于孺子之口，公论可畏！如是如是。

周子道：“岂惟孺稚之言，尚有女子之议，日者流宕京师，听歌自遣，有名女伶李桂芬者，才地聪明，神清骨秀，余以偶傍妆台，过从清话。”一日，其师教习连营寨乱弹一曲，红牙初罢，来问剧情，余因本演义，画角描头，说得活虎生龙，有声有色，正在津津乐道，兴

味无穷；桂芬忽止余问道：‘这时诸葛何方去了？其往抽大烟也乎？’一言而余语塞，辄乱之道：唯！遍觅烟家，亦未寻得卧龙踪影，不知又向何方高卧去也！一阵卷帘，突梯而散。你看如此讥评，勿谓后世优伶女子之口，即不足畏！说到大儒，更多目光如炬，何只有宋，方余及冠，又随叔父船山书院，负笈游学，获接王湘绮先生席。一日奉读先生古风一首，其诗曰：

秦兵取蜀烧彝陵，吴人上峡烧蜀兵，鼙鼓连天动江水，卧龙空守八阵营。平生只解吟梁父，错料关张比田古。……荆襄湘越势首尾，谁令骄将开兵端？江湖咫尺不相顾，空复驰驱五丈原！……

当时读罢大喜，急录寄以告家中弟妹道：“当世经师，也同我辈夙昔一般见解，曷速快读”。弟妹传诵，喜亦不胜。宋儒之论，尚属迂阔，似未入骨，英雄心事，不能服也。湘绮先生，纵横儒侠，为世所称，此诗足令诸葛不寒而栗，从而首肯。清初王船山先生，即有似此论议，无形流露，自亦英雄所见略同。惟船山但说云长刚愎自用，诸葛无术指挥，所谓不肯明斥古人，为诸葛少留余地意耳！据余所见，就当日情形，细为推测，云长与备，同起患难之中，自家材武，曾不让人；史言诸葛初临，关张不悦，似于诸葛即能何等折节恭顺，更处处受其节制，此为人情所难，何况英雄疏忽，可决其万办不到。孔明一介书生，南阳高卧，无人过问，还喜自比管乐，一旦玄德百般推崇，奉迎备至，已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目中一位威名盖世的云长，独不甘居卑下，随意酬对，心口自亦难于释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种纤芥微嫌，就不免日就月将，酿成日月之食了。后来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山，鞠躬尽瘁，看来不尽由于感恩先帝，或竟出于我负伯仁的一片衷肠，激发起来的！而到此地步，成败利钝，也就自知不可逆料了。故陈寿三国志，看清诸葛此点，不善将将，只说他一句，将略非其所长，这是古人不肯尽言的长处，只令后世从此六字

着想，则当日情形，即能长思得之，而是非亦见了，所以谓之史笔。到了湘绮先生，身为儒侠，议尽纵横，一己周历兵间，往来湘蜀，失时不用，枵触怀古，回帆挝鼓，击碎唾壶！不觉一时感慨，无意中将两千年底帐，冲口揭破，却亦言出无心，并非拨开了灰，还要寻孔明；细算，故意与他捣乱，诸君子以为何如？”周子言讫，大众一齐鼓手，赞服他这一大段崇闳透辟而又忠厚委婉的名论。此论一出，便压了卷，于是相与太息诸葛不已。

左戴二子，出身军校，军事学问甚深，战阵经历更富，乃又从将略一语指其得失，果然诸葛确亦非其所长，其不能遂成一统宜也。二子之谈未终，东方已白，时军阀纷争，海宇骚动，良夜长谈，偶然方得，卒不可续，续亦匆匆而散。闻鼓鼙而思将帅，愈觉统一材难；对秋风而歌猛士，愈怀时势英雄不已！正不知今日时势所造之英雄安在？而未来英雄所造时势，又何如也！渐对诸葛不敢多持苛论，以相厚非，人同此心，遂竟互约不谈，四目相看，无不悒悒寡欢，皆至无法遣闷。

一夕，坐中忽添佳客，为丹徒宋子小甫，才清体弱，善病工愁，小疾新瘥，来成不速；同人羁旅他乡，怜伊憔悴，群思慰藉，欲整清谈。周子忽道：“日来拟编战史，以纪民国英雄。”众因乘之，抵掌而谈，屈指而数，首溯民元人物，代撰回目，以次而下：为袁世凯顿兵信阳州。黎元洪夜走武昌府，黄兴兵败走江宁孙文弃位计总统，渐至李纯兵进九江口，林虎大战小孤山，蔡松坡云南起义，陆荣廷广西称兵；又有吕超兵入成都府，叶荃暗袭天水县，于右任兵困三原城刘存厚败走神宣驛。不过数了七八年，已无一日安宁，竟是四海波腾，万家烟灭，民生凋敝，元气摧残！大家同声浩叹，谁也不愿朝下数了！本来想助高兴，转成神消气沮。

周子有识，不许谈今，重来说古，以稗官为限，乃及水浒，许为

盗经，吴用宋江，颇开舌战。或举其续部，又及荡寇志，众痼疵之，谓著者军事学识，非常粗疏，笔墨语言，更无分寸；写陈丽卿刘慧娘，非如唐传樊梨花，即似三下南唐刘金定，终不离一类卑陋旧稗官弹词恶习，不足言也，不如仍论三国演义。周子等意兴飙举，又竟一夜。遂道：“民国伟人战略，愈益无地恭维，战史之作，曷即作罢，三国时势，既造有若许不大不小英雄，何妨即为一干英雄，代造完成一统时局，以续演义，以正三国以祝民国，以启稗官，殆无不可。今戴子既为马超抱屈，便可首集同人，齐合心意，共将一部二千年旧案，快意推翻，来为马超赵云一时名将抱打不平，令其吐气何如？然文章游戏，虽说纸上谈兵，随心所欲，而所有人物性情，军事编制，作战进退，机谋策略，一应事情，却须正当于理，相准于情，不违时代，不入新知；即采演义原来体裁，期以符合，中间主旨，应极言兵凶战危之道，严申黷武民受之戒！军行所至，犹如飞蝗蔽天，草木皆尽。纪律之兵，民犹无可避祸，无纪之军，曷丧偕亡，只在自焚迟早间。这宗古义，不惮反覆开陈，以昭炯戒，是为本书立言第一要义，未可以小说荒唐，自小而自陋之也。”

群义既定，商由左子任编制调遣，戴子任考证舆图，张子任参议计划，曹子任后方支配，周子自任执笔，曹子从而副之，以助添毫。自此一日一日，演将起来，独周子执笔之初，回首童心，平白地又重添无限感慨。正是：

青灯受读，想当年卯角之时，绛帐生悲，忆故里嬉游之日。欲知如何翻案，且听下文分解。

异史氏曰：此一部三国史论也，有总论，有分论，有人物各论；有政治，军事，伦理，文学，诸学问；有社会，男女，忠贞，善恶，诸界说。而无中生有，极空中楼阁，烟云飘渺之奇，按之则虚而能实，尽虎啸龙骧风云变色之态；转令人

搅古怀疑，有不信正史之根，真才子生花笔也。乃文章浩瀚，洋洋数十万言，钜制之作，起因于儿童嬉弄，青灯受读之时，以使豪杰英雄，于地下后而吐尽肮脏之气！大慙巨恶，尚于千百年后，不免诛心褫魄，莫逃斧钺之诛！不亦奇哉！是又何异孔子春秋之作也。然春秋之作，仅能使乱臣贼子惧而已，未尝能使正人君子贤材英杰，色然欢也。今为之造时势，造英雄，不徒使贤材英杰，一一欢颜，且能使三国人材，一齐吐气。必古人之缺憾弥，而后胸中之块垒消，夫岂曰吊古也哉！吾知古人地下有灵，必一读一击节，将藉是书自赏复以自吊也。能书中书外，人人皆吊，人人皆欢；以至于不吊不欢，悠然两忘，如是而此书不得不传，不更奇哉！奇事奇文，真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安得不读之而痛浮大白！

奇书之出，不过起因于三两儿童，而奇书之作，又由于获读半章诗赋；于是放胆著笔，成此奇文不惟古人因之色然以欢，慨然以叹；即当代经师，如湘绮先生者，亦将掀髯地下曰：后生可畏！不图吾且因此而别有所传也！不又奇哉！传古人乎？传今人乎？抑将自传乎？问之著者，果作何转语以答我也？又何今之可伤欤！惟无可传，乃始可伤。虽然，著者传矣，湘绮传矣，今之不足传者，亦无庸多伤也。惟其无传，更不必伤；如或可传，则伤宁不多事。不伤之伤，是谓大伤；故吊古无非伤今，而伤今固莫如吊古也。湘绮必曰：匪古可吊而今可伤，老夫之徒，必为我传顾传湘绮者，每于周氏，斯独非咄咄怪事！可谓有缘之至乎！涉想成趣，为之大噱者累日。

稗官之家，汗牛充栋，今之率尔操觚者，舍邯郸学步无由也。自小说故分门类：为侦探，为言情，为社会，为武侠一分再分，邻于市估，于是小说益不可读。不知小说即文章也，千古文章妙手，无不自具炉锤。古之所传，如三国，如红楼，如水滸，如聊斋，如儒林外史，如镜花缘，凡脍炙人口者，殆无不各辟蹊径，不同于人，曾有何门类可分定于一范乎？其步后尘者：曰续，曰后，曰再，乃皆不得并肩以传。是故知文章无定法，非可有类以传世也。世人独喜以此号召，真所谓不知文章为何事，小说为何物者，眩丑而已！翬者之美，岂必病于捧心欤？因知捧心之不得为美，而美亦不尽在捧心也，倘使捧心即美，则美人双腕，造物必不使齐伸。浣纱时之美，抑又何如？曰：其美在病，然则病而即美，

死当更美，愈无是理矣！美自天成，文章亦天成，效颦之不得为美，盖犹文章之不得相同，而更可以类相从也；以类从同且不可，而况人云亦云，等于剽袭，是岂可以卒读耶！

旧小说喜续，新小说喜复，皆不能自为文章，亦不可列于文章，无非拾人牙慧，徒污小说名称而已！不续不复，则非别出心裁不可，吾于此书得之。何则？旧小说封锁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乃不续而续，续而不续，因古人之名，而变古人之迹焉。新小说，无不各如其类者，独翻案一类，向所无有，是不复也。乃不脱历史面目，而成历史小说焉，则又不复而复，复而不复者矣。碧空之谈，向壁而造，无一处不大厌于人心，无一事不悉合于情理，此诚绝妙文章！麟经之笔法在实，此书之笔法在虚，以白描为断案，寓臧否于无形，谓非小说圣手可乎？~~吾不得以小说调之，而太史公所应为搁笔者也！~~故曰：此一大部史论也。

反三国志演义

第一回

省诈书水镜留元直 脱徐母孔明遣赵云

话说千古相传，那来信史，人生在世，必重人伦。我国有五千年历史，肇造民国，只十余年。以前岁月，都为君主一味专制自私，乌烟瘴气，大家眼热，自然皇帝闹个不断，此仆彼兴，你争我夺，真是改朝换代，杀人如麻！篝火狐鸣，挥戈问鼎。一登大宝，新的称天命，旧的诛一夫，新的附凤攀龙，旧的除根斩草。夸说兴朝，自称盛德，沽名钓誉，便又来修前史，猫哭老鼠，本为哄人，那里信得！若问执笔之徒，不是前朝旧臣，便是新朝功狗，战栗归命之余，匍匐天威之下，一个良心早丧！一个气骨毫无！一般都是不识人间羞耻之夫！阿谀求容，摸棱固位，自保性命都来不及，那还顾得后世唾骂，敢不歌颂新朝，贬削前代；内讳外讳，以辱主知，不但十分避忌，且须百般附会，才能著成一部加官进爵录，仍莫测天颜喜怒，要他去学董狐，真无这种胆量；自求独有千秋，尤无这种心肝！如此一来，一代史书成功之日，便将前朝史迹，遗存的一点踪影，一并化作灰飞，送上云端。所以古往今来，并无信史，除起枯骨而问之，或尚能言一二，此外觅遍人间，恐竟不能得到只字的信史了。有心人痛心疾首，乃著野史，以遗后人。读书之士，好古敏求，因重野史，不厌多读。枭雄辈出，知正史欺人之力日微，复依正史，亦著野史而乱之，于是野